

严打之下,网络「黄毒」为何难「去根」?

□新华社记者 司殿

暑期过半,一些从课业负担中暂时解脱出来的孩子,成为整天与网络为伴的“宅童”,而屡禁不止的网络色情让家长十分担忧。

公安部等部委去年以来开展了专项治理行动,如删除色情信息,封堵和关闭色情网站等,然而严打之下,一些不法分子变换手法,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传播色情信息,从事网络钱色交易等。记者就此问题进行了追踪调查。

疯狂的网路“天上人间”

最近一段时间,家住山东济南的王女士十分苦恼,上初一的儿子在暑假里,频繁登录一些聊天网站,视频观看淫秽色情表演。

记者根据线索调查发现,在高压严打态势下,一些“网络黄贩子”开始转战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大的视频聊天、交友网站和手机WAP网站。一位网友笑言,现实中的“天上人间”被查了,虚拟世界的“天上人间”却更加疯狂。

在号称中国最大的真人视频群聊社区“都秀”网记者看到,首页看起来很正常,有世界杯、音乐、结婚交友等房间,甚至还有“打击互联网淫秽色情行为的公告”。但只要下载专门软件进入聊天主页,点击“炫舞时空”,立即出现近70个“跳舞房间”。

通过连续几天追踪记者发现,这个网站一般在线观看视频表演的有3000多人。在“京城舞吧”房间,两名女子衣着暴露,做出各种挑逗动作,甚至还有不堪入目的“露点”表演,观看者多达700余人。为了让表演更加刺激,一些网友用购买的虚拟货币“秀豆”不停地买礼物送,而这样的“表演”在其他几个人数较多的房间同样存在。

观看的网友“非常爱”告诉记者,这已是非常“健康”的了,如果充值成为会员,并给“宝贝”送去足够的礼物,会有更刺激的表演。

另一大型视频聊天网站“呱呱视频社区”,看似健康的首页背后,也以同样手法暗藏着多达百个跳舞房间。7月31日晚9时30分左右,在在线观看视频的网友达23090人,跳舞的“宝贝”衣着暴露,房间公告也很挑逗,鼓励网友办理VIP以便和“宝贝”有更亲密接触。

调查发现,这类视频网站观看者不仅有在校大学生,而且有未成年儿,虽然设置了违规举报通道,但记者多次试着联系举报均无果。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李强博士介绍说,现在色情网站越来越狡猾,从过去的固定网址变成多次跳转,从直接收费变成通过第三方支付收费,从直接提供色情内容变成一步步诱惑到色情实时聊天模式,更容易逃避打击,更没有同时,监管相对滞后的色情手机网站也卷土重来。

网络“黄毒”背后的利益链

记者在视频聊天色情网站发现,色情视频网站售卖虚拟货币,网友可通过网银、支付宝等方式购买。在“都秀”,100元可换122万“秀豆”,而一幢豪宅需150万“秀豆”,一艘游轮需80万“秀豆”……在“呱呱”,100元可买6万“呱币”,而最贵的礼物要30万“呱币”。

这些礼物有何“妙用”?网友“别问我是谁”道出其中秘密:“用虚拟货币购买并赠送礼物后,跳舞的‘宝贝’就会和你聊天,送得多了,还会送你要求表演。”

记者了解到,这些表演者收到礼物后,再通过网站将其兑换成钱,网站收取约40%回扣,表演者月收入可达五六千元。“呱呱”和“都秀”网都有“本周富豪排行榜”,有的网友一周消费竟高达一两百元。

但事实上,色情网站除传播色情外,还至少存在三大利益链条。

——广告联盟利润分成。色情网站往往每分钟会弹出三四条广告。中国传媒大学网络口碑研究所副所长杨飞告诉记者,当前各种广告联盟,将商家的广告投放到会员网站上,每吸引一次点击,网站和广告联盟分别得0.05元和0.15元。

——网络诈骗。北京市公安局反诈骗专家金大志说,网络色情诈骗一般分三类,一是传统短信诈骗,如色情网站上出现“中奖”提示,诱骗网民汇缴税款;二是以色情“钓鱼”,套取用户姓名、身份证号、网银账号、密码等信息,盗取用户资金;三是保存用户聊天、不雅视频,甚至违法交易信息,实施敲诈。

——“病毒”利益链。李强告诉记者,色情网站一般都捆绑了“病毒”,侵入浏览色情网站的电脑,盗取他人的网游、电子银行等账户、密码信息。

从传统互联网向手机WAP网站转移,也是目前淫秽色情信息传播新路径。

李强说,电信运营商为收取网络流量费,不惜为涉黄网站代收费,甚至在淫秽色情手机网站投放广告推广自身增值服务。“包括北京移动在内的数家地方运营商,为大批在淫秽色情手机网站上推广的移动增值业务代收费。”

怎样管好电信运营商?

“互联网和手机网站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蔓延的态势已得到有效遏制,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打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工作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专家指出,网络“黄毒”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电信基础运营商在巨大利益面前丧失社会责任感,片面追逐经济利益,对淫秽色情信息猖獗传播熟视无睹甚至默许。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欲晓说,基础电信运营商既掌握渠道,又同时涉足增值服务,经营资讯内容,目前对提供淫秽信息的服务商,是“发现一个查处一个”,整顿、关闭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运营商在其中应负何种责任,却比较模糊,近乎空白,“最大的受益者却不承担主要责任,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漏洞和盲区”。

李强表示,打击网络色情应不仅仅局限于“关闭网站”,而应加大监管力度,彻底斩断背后的利益链,尤其要加强对运营商的监管和责任追究。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网监支队负责人说,在打击淫秽网站经营者同时,应当整治与网络淫秽色情利益链有关的网络接入服务商、网络广告商和第三方支付企业,切断网络淫秽色情违法犯罪活动的利益链,净化网络环境。

李强建议,应该成立一个包括管理和技术两个层面的机构,定时发布互联网监控数据,如合法网站的白名单,以及非法网站的黑名单,实施互联网接入白名单制度;同时实现预先监测,自动封堵,提前打击。

通信专家项立刚等不少研究者建议,借鉴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色情防治法,规定我国青少年色情的防治原则、防治手段等,以法律的形式严厉打击手机色情。

(新华社北京电)

谁来保护他们?

——济南三天“热死”多名户外劳动者的追问

字下都写着“中暑”二字。邵明举告诉记者,中暑死亡的患者大都是因为脑损伤并发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

倒下的不仅有农民工,还有城市环卫工人。7月31日上午,正在清扫卫生的环卫工人闫师傅中暑晕倒,被送往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7月30日,中暑晕倒的济南环卫工人吴师傅和魏师傅被送往济南市中心医院抢救。8月1日凌晨,吴师傅离世。8月2日,济南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区司大夫向记者证实,魏师傅仍在重症监护病房观察。

“不管是农民工还是环卫工人,他们都是劳动者,保护他们是政府也是社会的责任。现在他们接二连三地被‘热死’,这样的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该有人站出来保护他们。”济南市民郭枫在接受采访时说。

来历不明,私了了之

他们是谁?记者多方打探,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在他们的病历上,“所在单位”一栏均写着“无”,最多只是在职业一栏中写上了“工人”或是“农民工”字样。

医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随同120急救车来医院的陪护人都不愿意透露自己和病人的工作单位和地址。记者试图联系采访多位当时曾陪同病人前来医院就诊的工友或是亲属,但均遭到拒绝。

山东电视台农村频道记者车然的遭遇也许让人对这其中的“曲折”有所启示。车然说,他在8月2日上午曾和一位死亡农民工家属取得联系,对方承诺接受采访。但到中午,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家属说已经和用人单位达成了赔偿协议。至于赔偿数额,“家属就告诉我是十几万元,具体的不说,也希望我不要再去采访。”车然说。

记者在济南市随机采访了数名正在值勤的环卫工人。他们均表示,只是听说出事了,具体情况不清楚,没有听说自己认识的工友出事。

记者又联系山东省和济南市有关部门,没有得到确切答案。

在济南一家度假酒店工作的李惠女士说:“我一直关注这件事,报纸上的消息大多都是从医院得到的,至今没有一个政府管理部门站出来说话。难道这些人就私下赔偿了事?还有那位‘无名氏’,难道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

“高温保护”难道是“纸上谈兵”?

悲剧已经发生。济南市城建委表示,7月初下发过一个应对高温酷暑天气的紧急通知,规定高温天气下户外作业施工工地须限时停工。但这个通知缺乏强制性。“施工单位如果问,‘假如我耽误工期,谁来负责?’我们无法回答。”

谁来给遇难者一个交代?

——河南省栾川县伊河大桥垮塌事件追问

□新华社记者 李钧德

发生于河南省栾川县潭头镇汤营村的伊河大桥整体垮塌事件,截至7月30日中午,已确定有46人遇难,20人失踪。目前,搜救及善后工作仍在进行中。

遇难和失踪的人,不少是在桥上观洪水的当地群众。两年前,相关部门对大桥进行过一次整修。

一场洪水袭击,66个生命瞬间成了“桥脆脆”的牺牲品。连日来,记者在事发地深入调查,追寻悲剧背后的答案。

断桥,谁修的?

在汤营村塌桥现场,记者看到,除了两头的桥基外,100多米长的大桥中间部分已全部垮塌。由于洪水已经消退,在河道中间,还能看到一些没有被洪水冲走的桥墩和碎石块。从伊河岸边往上看,桥头的断面像刀砍斧劈一般。一座运行20多年的桥梁断得那么干脆!

伊河大桥是谁建造的?河南省交通运输部门的答复,这桥是当地镇政府投资、农民出工修建的公路桥梁,总投资79万元,1987年12月竣工通车。

当年,用民间传统技术兴建的这座石拱桥是为了解决交通不便的燃眉之急。20多年过去了,这座老桥难以荷载繁忙的车流行人,更是无法抵御多年罕见的洪水。

轰然倒掉的老桥是当年的地方政府筹建的,如今的地方政府难道可以推卸责任吗?一

些有识之士指出,国家负责治理大江大河,地方政府理应将辖区内的小江小河、老桥旧坝治理好。“谁的孩子谁来抱”,即便是前任留下的先天不足的“残废儿”,后任也要解决好遗留问题。

整修大桥,为了好看?

据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介绍,这个桥是空腹式石拱桥,全桥5孔,净跨40米,全长233.7米,全宽8米,净宽7米,两边各设安全带0.5米。

有媒体报道,这座桥没有钢筋,是豆腐渣工程。记者询问当地交通部门,这座桥到底有没有钢筋?

栾川县交通局业务股工程师王书峰说,这个桥是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空腹式石拱桥,其原料以石块和砂浆为主,采用(石加弓)工结构砌成,一般不用钢筋。

王书峰说,过去山区经济条件有限,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常建这样的桥梁。但他承认,这种空腹式石拱桥,因为没有钢筋,安全性不高。现在除了偏远山区农村,一般都不再设计和建设这种石拱桥。

栾川县交通局办公室主任徐文涛告诉记者,这个桥通车20多年来,一直运行良好。2009年5月,因为大桥引线和桥路面运行年久,出现了一些坑槽,交通公路部门曾对大桥进行过一次整修。

桥梁整修时,有关人员在桥面重新铺设了沥青,并对桥栏进行了更换,为大桥两侧换上了白玉石栏杆。

湿骨病康复中心,纯属冒牌。”

随后记者点击另一链接,进入“中国国际强直性脊柱炎科研部”网站,称其联合美国公司,研制成功“辉瑞·康肽素”,该产品由“英国国防部军事科学医学研究总院”等联合推广,“成功治愈200多万例”,一疗程(50天)价格为1180元。然而记者查证发现,其提供的“国家药监局查询”链接地址同样系伪造。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网络“黑药店”一般是昼伏夜出,同一链接,白天点击时为正常的健康网站,晚上则“现出原形”,到周末干脆“昼夜活动”。

记者发现,搜狐网绝不是孤例。其他一些知名网站也存在类似问题。拥有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的上海华氏大药房公司电子商务部经理唐燕青直言不讳:“由于违法成本低、利润大,未经批准就卖药的网站比比皆是,极具欺骗性。”

为遏制网络“黑药店”泛滥,近年来相关部门不断加大曝光、关闭力度,今年5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曝光30家发布虚假药品信息、销售假劣药品的网站,但网络“黑药店”依然红火。

7月26日,记者按被曝光的地址逐个登录发现,仍有14家正常营业。一些网站发货信息显示,每天都有邮寄出去的药品。在“中华痛风康复网”上,号称“中国痛风康复工程唯一指定用药”的假劣药品“痛风风、通痹胶囊”仍在销售。订购热线拨通后,一男士热情地推销,称药品为“国药准字号”、“可根治痛风”,原价1180元一个疗程(一个月),现只需580元。

揭开网络“黑药店”背后的利益链

记者调查发现,“黑药店”网站屡禁不绝原因在于违法成本低,一些网络服务商和知名网站为逐利“推波助澜”。

经过修整,老桥美观了,但是涉及桥梁寿命的桥基,整修者没有过问。

徐文涛强调说,今年汛期前,交通局曾组织人员对全县桥梁进行了一次安全检查,也没有发现有病害或其他异常情况。

而在采访中,一位事发前曾从大桥上经过的汤营村村民不解地告诉记者:“大桥刚由交通部门整修过,没有问题,只有他们知道。”

群众看洪水,为何不预警?

据记者了解,事故遇难人员中,除了当地村民,还有3名到疗养院度假的外地游客。

这次塌桥事故中,潭头镇汤营村有50名群众遇难或失踪。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谢文武告诉记者,洪水到来前,他曾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注意防汛。谢文武说,接到通知后,村里马上组织人员对村北的河坝和房屋进行了排查,却忽略了大桥。

谢文武说,忽略大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人通知说这个桥是危桥、汛期不能通行。再加上洪水离桥面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也没有封闭大桥。

大桥垮塌时,汤营村村民张红娟的丈夫、儿子和公公掉进了河里,至今没有下落。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一家,突然只剩下了她和已经60多岁的婆婆。

张红娟哭着对记者说,如果有关部门汛前能对桥梁进行一次检查,或者在遇有大洪水时派人把住桥头,不让走人,这场悲剧就能避免。

揭秘网络“黑药店”乱象

□新华社记者 刘元旭 李舒 叶建平 仇逸 黄小希

近期记者不断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当前网络“黑药店”横行,有的被药监部门曝光数月后,仍堂而皇之地继续经营,药品安全堪忧。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计显示,截至7月12日,我国经批准、可向个人销售者提供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的网站只有27家。网络“黑药店”多如牛毛为哪般?一些知名网站因何为“黑药店”大开方便之门?网上药品交易如何有效监管?记者对此进行追踪调查。

“黑心药”公然在门户网站“昼伏夜出”

随便打开网页,搜索“高血压”、“乙肝”等关键词,会弹出许多卖药网站或网店,其中一些门户网站不知不觉地成为“推手”。

记者在搜狐网首页最右侧看到多个卖药广告链接,点击“精彩推荐”栏下的“风湿类风湿——最新资讯”,弹出制作精美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附属风湿骨病康复中心网站,称中心汇集国内外专家,历经8年耗资六千万研制成功“全球唯一成功治疗风湿类风湿的特效药”风湿骨痛胶囊,该药是“唯一通过国家药监局批准治疗风湿的中药保护品种”,“唯一入选国家中南海老干部疗养中心的‘特供药’”,每疗程(30天)订购价630元。为证明真实性,网站还提供了批准文号 and “国家药监局查询”的链接。

点击链接后,弹出的却是一个假冒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查询的网页,表面上看与官方网站相似,但实际上IP地址和网页内容不同,其药品批准文号归安徽精方药业所有。记者打电话向安徽精方药业公司查证,对方表示这家网站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记者又找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该学院党委宣传部有关人士答复:“学院没有什么附属风

网上“黑药店”危害大 政府监管需下“猛药”

针对网络“黑药店”问题,国家食品

(新华社北京电)